

W.S. Maugham

毛 姆 文 集



英国特工

Ashenden

〔英〕毛姆 著 高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毛 姆 文 集

W. Somerset Maugham

英国特工

Ashenden

〔英〕毛姆 著 高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特工/(英)毛姆(Maugham, W. S.)著;高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2

(毛姆文集)

书名原文: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

ISBN 978-7-5327-6373-3

I. 英… II. ①毛… ②高…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0996 号

W. Somerset Maugham

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

Copyright © THE ROYAL LITERARY FU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国特工

[英]毛姆/著 高健/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179,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373-3/I·3806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W.S. Maughan

再版自序

本书的依据是上次大战期间我在情报部门时的经历见闻,后作了改编,以供人当小说看。

“事实”乃是个拙劣的小说家。它率尔操觚,往往在开篇之前已经很长,接着语绪不贯地讲上一阵,就草草收场了,线头毛边到处都是,只是没个结局。有时它也能把人引入胜境,但不久又迹象不明起来,结果使往后的发展与题旨无关;它不懂得故事要有个高潮,而是把它的戏剧效果徒然糜费在无关紧要的琐细上面。

小说家中有一派人正是把这个方法奉作小说的圭臬的。他们说,如果生活本身便是任意的和不相连属的,那么小说呢,也就应当如此;因为小说应当模仿生活。生活当中事物的发生往往没有定准,所以小说里的事物也该这么发生;它们常常没有高潮,而高潮则是违反可然性的,它们只是向前发展而已。最使这些人反感的莫过于某些作家为了惊人所制造的那种特殊效果或离奇转折,而当他们自己所叙述的情节稍有可能呈现戏剧性的效果时,他们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拿给你的常常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据以可编造你自己的故事的那种素材。有时一段情节摆在了你的面前,但原委不明,意义要请你去猜测。有时他们向你提供了一个人物,而那解释却要由你去作出。他们描绘了一批人物,一个环境,但其余的一切都得靠你去完成。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写小说的方法,一些佳篇就是靠这种方法写成的。契诃夫最能将这种方法运用入妙。但究竟这个方法比较适用于短篇而不大适用于长篇。一段关于情绪的描述尽

1

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上五六页,但是篇幅长到五十页时,故事就非有个骨架来支撑不可。那骨架当然就是情节。而情节总要有某些特征,使你回避不得。它总要有个开端、有个中部、有个结尾。它是自身完整的。它总是要从某一些情况来开始,而这些情况又将产生它们的后果,虽然作为起点情况的原因可暂不追究;而上述那些后果(又将依次成为进一步后果的原因),将被继续追踪下去,直到读者认为,从因果上讲,这些后果的后果已无进一步追踪之必要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说,一篇小说总是不免要在某点某点上来定其起讫。它不应沿着一条方向不定的线索乱跑,而是,从发展到高潮,遵循着一道果敢而矫健的曲线进行。如果你想加以图示的话,你所绘出的应是一个半圆形图。其实惊奇的因素乃是完全有必要的;而那种特殊效果,那种离奇转折(对此,契河夫的模拟者们往往不无鄙夷之感),也只是在处理不善时才是不好;如果它们成了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了故事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时,那正是再好不过。高潮也没有错,它是读者们很自然的要求;高潮只有当它的出现不是以前此发生的情节为其自然的先导时,才是不对。如果因为生活当中事情的结束总是不免有点虎头蛇尾,就把高潮一概避掉,那就纯粹是一种造作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把小说应当模仿生活这个主张当成公理崇奉。充其量它也只不过是文学理论中的一种说法罢了。事实上,另外一种理论也未必便比它更站不住脚,那就是,小说应当把生活仅仅视作可以整理成精巧图形的原材料来使用。这点在绘画上不难找到非常酷似之处。17 世纪的风景画家们对直接再现自然一事并不多感兴趣,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为一次正式装饰所提供的借口。他们的构图布景,其依据纯系一名建筑师的造楼建屋之原则,比如何处应多画些云层,何处须少涂些树丛,另外如何巧用明

暗以更好衬出所绘图景,等等。其背后用心初不在某一景物之描绘而更在一件艺术品之诞生。其笔下的一切均是一番精心的构制。在对自然之种种的处理方面,但能使观者的真实感不曾受到冒犯,他们便已于心释然。至于如何方能从中窥出更多的东西,在这事上他们唯有敬谢不敏,留给印象派了。而后者则不同,其追捕之自然对象,流动之美也;其所能满足之传达,日光之华彩也,阴影之色泽也,气氛之要眇空明也。其所求达到之目的,只能是逼真无贰。其所要求于画师者,也只须当好眼,当好人手。再有,便是弃绝理智,轻视头脑。最令人可怪者莫过于一旦你将他们的作品置诸比如克劳德^①的那些伟岸巨作之旁,那时他们又将显得何等的空洞!其实当年克劳德的方法也即是日后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方法。那是一个极佳的方法,而以鄙见观之,其寿命肯定比那另一派会更长些。现如今,想要再唤起人们对(目前实已不复存在的那类特殊的)俄罗斯人于其五十年前的种种景况的多大兴趣,已经不很现实,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类情节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除考虑其对民众尚较关心外)一般也已丧失其昔日之魅力——若与譬如麦克佩斯^②或保罗与弗朗西斯卡^③等相比。我所说的这种方法的实质即是,它从生活当中只汲取那有趣味的、有感人之处、有戏剧性的;它并不想要去模仿生活,但却又必须与之相当贴近,以防引起读者怀疑,产生受骗恶感。为此便不得不有所去取,有所增删;并使前面提到的那个正式装饰,于其素材来源方面,只取其便于驾驭者,从而形成一幅完整的画图,同时也是匠心独运之结果。但由于这其中也融

① 即 Claude Lorrain(1600—1682),法国古典派画家,画风以端肃凝重、气派宏阔著称。

② 莎剧《麦克佩斯》中的同名主人公,以弑君与叛逆罪落悲惨结局。

③ 事见但丁之《神曲·地狱篇》第五章,写中世纪意大利一贵妇与其夫弟的通奸与被处死之惨剧。这个叔嫂奸情故事还多次成为日后一些小说家的题材。

人其作者一定的心血脾性,故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无异于其人的一帧肖像,不过总的目的仍在如何赢得读者的兴趣爱好。如其在此事上尚能取得成功,便可信其为言之不妄。

我上面写了这么多话无非是想向读者们强调一点,即此书仅是一部虚构之作,虽说据我看来,其虚构程度也未必便更甚于目前号称实录的若干同类作品,这些近年来坊间确曾出过不少。其实,总的来说一名谍报人员的工作乃是特别单调乏味的。其中绝大部分东西毫无用处,可供小说取材者更属寥寥,即或偶尔有之,也是支离破碎,意义不大。如何使之具有连贯性、戏剧性或可信性,那就全凭其作者的一写了。

1917年时我曾去了一次俄国。我的使命是去阻止俄国退出战线和片面与德媾和。读者必将清楚在此事上我曾无功而返。我曾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彼得堡。某日,横跨西伯利亚期间,列车在某站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也都照例跑出车厢,有的去取水沏茶,有的采购食品,有的只为活动一下腿脚。这时只见一名失明士兵正坐在一条长凳上面,他身边也有一些士兵,更多的则站在他的身后。其年龄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他们的军装也都破破烂烂,脏得厉害。那名失明士兵,一个满有精力的大小伙子,此时尚属稚龄。他脸上还刮得精光,可据我看他根本无须多刮,一月有上一回就已足够。我敢说 he 连十八岁都不到。他生得一张大脸,扁平而阔,额头上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这大概便是使他失去视力的原因。那紧闭的双眼给他的容貌带来了一种奇异的空旷感;因而在外表上已仿佛不成人形。他开始引吭高歌起来,一边用手风琴自伴其歌唱,而歌声则强有力而甜美。因为火车还一时不开,他的歌曲也一直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他的歌词我听不懂,但通过他的歌唱,粗犷而忧郁,我似乎从其中听到了那受压迫者的呼声:我体验到了那凉寂的茫茫

草原与绵延不绝的森林；那宽广的俄罗斯江河的滚滚洪流以及无尽乡野里面的艰难困苦、辛勤劳作；到处的耕耘下种与成片的收割入仓；白桦林间风的吟啸；凄其晦暝的漫长冬夜；再有村庄里女子们的舞蹈，夏天傍晚清浅石滩溪流间青少年的皂水淋浴；我深深感到了战争的恐怖，濠沟里凄苦的夜晚，泥泞道路上的长途跋涉，战场上的畏惧焦虑与死亡枕藉。一切都是太可怕也太感人了。一顶帽子放在了这名歌者的脚下，来往过客已经在那里填满了钱币；一种共同的思绪攫住了他们每一个人——那种无限的怜悯之情与空虚的恐怖之感，而在那张失去了光明和带着伤疤的面孔上确实蕴含着某种见之令人生怖的东西；你会感到，这个眼前之物已非此尘世所有，已被从这个五光十色、炫人心目的多彩世界当中给永隔开来。那些肃立于此的士兵都沉默无声和敌意十足。他们的那副态度充分表明，凡是路经此地之人其钱财衣物全都亏欠着他们的。这时，在他们那方只是轻蔑地忿怒，在我们一方又是无量的同情；但是谁也窥察不见一丝朦胧的希望之光，那唯一可能的补偿之道，以便使那名无助者及其全般苦难稍稍得以缓解。

当目前这场大战爆发后，考虑到我曾取得过的经验也许仍然有用，我曾极想再度参加情报部门，但我却因年龄关系而未被聘用；所以那里的情况如何我已不再了解，而且即使了解也不便谈论。我曾听有人讲过，那里的效率似不如我曾以一名卑微角色效力于其间的那个时期，但是否便是如此，也同样无从评说。情况今昔已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我敢断言一切会更难应付处理。当年一些中立国家的国民在往来进出时仍然享有其相当的行动自由，而凭借这点他们往往可以获取到不少有用情报；而今天各国当局鉴于以往的教训，其警惕性已远较过去为高，因而外来人员的表现如稍有异常之处，肯

定是要大触霉头的。鄙见以为,情报部门一类的机构其成功之程度主要更系于其领导人的性格,而在前次大战期间英国的这一职位即曾经执掌于一名才气过人的高明之手。我久想著一文以颂扬他,只可惜我迄今还不曾与他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一个缩写字母而已。至于其余,亦仅限于从其批文中所约略窥知之一二。

然而世上有不少东西是会不断出现的:总会还有间谍的事,也总会有反间谍的事。虽说世变事易,困难增大,但一旦战火燃起,各地的特务奸细定将复炽,其一方必竭力掩护之,另一方则拼命侦缉之;这时节,总将有一批人,为泄私愤或为图财而竟忍心出卖背叛其家族亲友,而另一些人,又会出于猎奇心理或职责考虑而甘冒生命危险或屈辱去刺探情报,以为国尽忠。虽然自这些故事写迄已是二十年过去,我仍难以认为它们便已完全过时,理由之一即是,直至最近我还听说,此书一直被指定为进入这一行业者之必读书。另外,在此次战争初期,那位戈培尔^①于其一次广播讲话中,竟还截取其中一节(硬将过去之虚构物当成眼前的实际情况)以攻击英国之轻佻态度及其野蛮行径。

今天我重以新版形式将此编再度奉献于读者面前并非出于一时之应景考虑,也不仅基于它曾被推选为教科书等原因。我刊行这批故事乃系为了提供娱乐,而这个,我迄今依旧无悔地认为,正是一部虚构之作的主要目的。

① 即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宣传部长与国民教育部长。

目 次

再版自序	1
一 R 其人	1
二 旅店风波	4
三 哀密斯金	20
四 无毛墨西哥佬	42
五 深肤女子	62
六 希腊密使	74
七 巴黎之行	90
八 居利亚·拉匝勒	110
九 葛斯塔夫	136
十 叛徒	144
十一 幕后记历	182
十二 大使阁下	189
十三 抛币定夺	222
十四 天涯偶识	228
十五 旧情与俄国文学	244
十六 美商命运	258
译后余墨	276

一 R 其人

战事初起时^①，业已是职业作家一位的阿显顿却还淹留国外，而只是迟至金秋九月，方才风尘仆仆，赶回英国。不久，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等年纪的上校，但此人的姓名他并没记住。他与上校倒也攀谈了几句。临行时，这名军官又凑了过去，向他问道：

“我说啊，不知道你肯不肯赏光来我处一下，我有些话想和你谈谈。”

“当然肯的，”阿显顿答道。“而且时间由你。”

“那就明天午前十一点如何？”

“可以。”

“我这就给你留个地址。带名片了吗？”

阿显顿递过名片，于是上校掏出支铅笔来在那上面匆匆记下了所住街道名称与门牌号数。次日当阿显顿如约前往时，他发现所去之地乃是一带略显俗气的红砖瓦房建筑，这里虽过去也属繁华地区，颇曾盛极一时，但如今早已风光不再。一些寻觅芳邻住宅而栖的人是不大会再卜居这里的。就在阿显顿受邀去造访的这家宅院，那门边墙上便张有“出售”字样的招牌，其百叶窗也都紧闭，不像里面有人居住。他拉了下门铃，房门立即为一军士打开，但开启之速却令他吃了一惊。开门人一见到他，二话不说便把他一直引入到后面一个长条房间里去，而这里过去显然曾是间餐厅，其四壁间的华贵装饰似与其目前稀疏寒碜的办公桌椅太欠协调。“这地方八成是叫些捐客跑合的给占了，”阿显顿想。他一进门，那名上校立即起身

相迎，与他握手。（顺便说一句，上校在情报部门素以 R 为其代号，这点阿显顿只是后来才知道的。）说到这位上校，其身材中等稍高，但偏瘦，肤色黄，皱纹深，稀疏的发鬓已显苍白，胡须则是毛刷般的。此人一见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即是他那双蓝眼靠得过近，几乎快成斜眼。但眼神却凌厉冷酷而机敏，留给人的印象只会是狡猾多变。这副尊容初见之下是会让你喜不起来也信不过的。不过此刻他的态度倒是满客气的。

他向阿显顿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问毕，不容分说，当即宣称他特有资格进入情报这一行列。阿显顿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其写作行业本身即是一种绝佳掩护：他尽可以著述为名自由出入于多个中立国家而不致过于招摇。于是就在谈到这一点时 R 发话道：

“你晓得你还可以借此捞上一批材料，这对你写东西只有好处。”

“这点我没意见，”阿显顿答道。

“我现在就讲件新闻给你听听，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而且我敢保证此事不假。我当时就觉着这完全是本小说的绝佳材料。情况是，一名法国部长曾前往尼斯去治感冒，随身带有公文皮箱一只，内藏一些重要文件。不错，非常重要的文件。好了，抵达那里一两天后，他在某某旅店结识上了一名黄发女郎，是他在那里跳舞时认识的，而且很快谈得入港。长话短说吧，他把那女郎带回旅舍房间——当然此事做得过于失检——而当他次日清早一觉醒来时，这才发现他的公事箱与那女人早已不翼而飞。头天夜晚他曾与女郎在他房间共饮了几杯，而照他的说法是，他刚一转身，那女的就在他的杯里下了麻药。”

① 指始于 1914 年 6 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故事讲完,R 的一对锐目炯炯有光地直盯着阿显顿。

“不乏戏剧性吧?”他问道。

“你刚才讲的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

“就在上上星期。”

“完全不对!”阿显顿高声道,“说实在,这个故事我们在舞台上至少也扮演过六十年了,另外还写进了上千部小说。难道你是想告诉人,生活只是直到最近才追赶上我们的步伐?”

听了这话 R 还有一两分不太自在。

“其实,如果必要,我连那些具体姓名与日期都可以不瞒你。协约国方面还真因为公文箱内文件的丢失而至今给弄得狼狈不堪。”

“对不起,先生,如果你们特工人员对付的不过是这类勾当,我担心,对一名小说作者的灵感源泉来说,那会是等于零的。那类故事是再也不能去写了。”

3

必要的安排很快便办妥了。当阿显顿起身告辞时,他早已把种种指令牢记在心。他第二天就要去日内瓦。R 最后对他讲的几句话(唯其因为说得轻松却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竟是:

“在你担起这项职务之前,你必须搞清的只是一件,而且不得忘记。那就是,事情你干好了,也没人谢你;你干砸了,也没人救你。^①这样你满意吗?”

“完全满意。”

“那就该向你说声再见了。”

^① 这是个非常令人玩味的句子。在译者看来,这还是对英国人的习性、作风与精神的一个绝佳的经典表述。

二 旅店风波

阿显顿正在返航日内瓦的舟中。是夕暴雨大作，山风凛冽，一艘负载沉重的小汽艇正在那滚动不定的湖面上艰难地破浪前行。飘风下的冻雨迅即转成雪霰，带着怨气似的不停地把甲板淋得湿漉漉的，仿佛一个饶舌女人，不论碰上什么都将唠叨个没完。阿显顿这是刚从法国回来，他去那里是为了草拟并递送一份情报。两三天前的一个上午，约五时许，他手下的一名印度人特工曾到他的房间去找过他；而碰巧他还没外出，因事先并未和他预约。按规定，此人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前来旅馆找他。据他汇报，一名受雇于德国情报部门的孟加拉人最近从柏林到来，所携一口藤箱内之文件英国政府极想得知。那时同盟国方面正竭力在印度制造事端引发动乱，以便拖住当地的英国驻军使之无法回调，甚至还得经由法境增派更多士兵前去弹压。上级意见，此刻自不愁寻一借口将此孟加拉人立即在伯尔尼拘捕，这样至少可以使此人不致继续为害。只是那口箱子却迄未找到。阿显顿的这名手下倒是个办事衙役，人既聪明，胆子也大，而且与其本国中对英势力不满的人们交往颇多。据他最新发现，此孟加拉人出于安全考虑，在前往伯尔尼之前已将此箱寄存苏黎世车站衣帽室，而此刻由于他正在监狱候审，无法将此公文转交其同伙之手。德国情报部门目前正迫不及待地企图截回这批文件。既然正常的方法无法获致，德方遂决定当夜袭击车站，以窃回文件。这不失为一条果敢妙计，而阿显顿闻后也不禁大为兴奋（他平日的工作也太枯燥乏味了）。他看得出，德国驻伯尔尼的情报头目的这一招有些肆无忌惮，但也着实厉害，但偷袭之事

就定在次日凌晨两点,一刻也耽误不得。时间之紧迫使他向驻伯尔尼的英国上级请示,但无论通过电讯电话都既不稳妥也不济事。而这印度人又去不成(他此番来见阿显顿已是一条性命捏在手心,而如果他离开此屋时再被人察觉,那么好吧,不出几天他即将被发现浮尸湖面,背上狠戳一刀),这时唯一的办法只有由他亲自去辛苦一趟。

有一辆开往伯尔尼的列车他刚好可以赶上。他穿戴好衣帽飞快跑下楼来。他跳上一辆出租车。四小时后他才在驻瑞情报总部门的门首拉起门铃。在那地方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此次求见的也就是这个人。前来开门的是一名高个头面带倦容的人,以前他并未见过。这人见了他后二话没说便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阿显顿向他说明了来意。高个子看了下表。

“我们方面要有所行动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我们不可能按时赶到苏黎世。”

他想了想。

“我们只能请瑞士当局接手这件事了。他们会用电话通知车站的。这样到时候当你的‘朋友们’前去遂行那桩小小的盗文件案时,我敢说他们准会发现车站早已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了。对你来说,目前也只能打道回府,回日内瓦吧。”

然后便与阿显顿握手道别,将他送出门去。阿显顿此刻心里十分清楚,这件事嗣后所发生的种种他将再也无由得知。身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的一枚小小螺丝钉,他是没有条件来看到一个完整的行动的。他可能只牵涉到一件事的开头或者结尾,也或许只参与了这件事的中段,但他个人的行动所将导致的后果他却少有再看到的可能。这情形之难遂人意也正仿佛一些现代化的小说那样,它们交给你的只不过是一批批彼此毫无关联的零碎事件,而期望你

自己去把它们一一连缀起来,以便最后在你的心目中构制出一篇完整的東西。

虽然毛皮大衣与围巾手套一样不缺,阿显顿还是觉着冷彻骨髓。船上的会客室里倒是非常暖和的,另外灯光明亮可以读书,但他认为还是不去那里为好,因为如果哪位常出门的旅客在那地方又碰上了他,难免不心中产生疑问,奇怪何以此人要不断往返于瑞士的日内瓦与法国的桑南之间;于是为了充分利用所可能觅到的掩护方式,他只得在光线暗淡的甲板上打发时光。他向日内瓦方向望了望,但见不到一点灯光,而原来的霰,此刻已转成了雪,使他辨不出界标。那莱蒙湖,平时晴和的天气那么光洁潋滟,精美得有如某座法国花园里的一泓水景,在如今这个雨狂风骤的一天阴霾下却仿佛怒海一般的谲诡可怖。他下定决心,一旦返回他的旅店房间,他一定得屋内有一炉旺火,一盆热水浴,然后一顿美餐舒舒服服地只穿睡衣和毛巾服在炉边去享用。一想到这一美妙的前景,整个夜晚有烟可抽,有书可读,一点不受干扰,这时眼前渡湖的艰苦也就全然算不得什么了。突然两名船员步履沉重地从他身旁过去,头部全都弯着,以防雨雪吹到脸上,其中一个向他喊了句:船到岸了;然后便走向船边撤去门杠,露出舷梯。阿显顿再次望了一眼,透过那天风呼啸的夜色,他已模糊看到了码头上的灯光。多么慰人的景象啊。不过三两分钟,船已系好,于是阿显顿立即加入进一小伙乘客中间,围巾几乎蒙到眼睛,只待依次上岸。虽说这种出行他已经历过多次——他的任务即是每周一次跨湖去法国递送报告与接受指令——每次混杂于人众当中等待从舷门登岸时,他还是难免多少会有点惴惴不安。护照上面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进入过法国;不错,此游轮在沿湖绕行时会有两次与法境擦边,但其整个航行仍将是在瑞士国境之内进行,这样他的途程尽可以是去维委或者洛桑,而始